

# 美國佛教女性主義者——葛若思的生平和著作(一) 高家萱

美國維吉尼亞州的「轉心蓮花園」(Mindrolling

Lotus Garden in Virginia) 是葛若思(Rita Gross, 一九四三~二〇一五)長眠處, 她的訃聞上寫著的, 是她對「香巴拉中心」(Shambhala Sun) 和「佛法」(Buddhadharma) 兩個美國出版事業的貢獻。<sup>1</sup> 香巴拉(Shambhala) 在梵語是極樂世界之意, 是藏傳佛教的淨土。在此塵世間, 香巴拉更是丘揚創巴仁波切和其子薩姜米龐仁波切(Sakyong Mipham Rinpoche) 於戰後美國傳播密宗教義的中心(Shambhala Center)。然而, 葛若思總不忘提醒讀者, 「身為比較宗教的學者, 我也是女性主義者: 身為佛學神學家, 我既是圈內人、也是圈外人」。<sup>2</sup> 葛若思獻身比較宗教研究, 從美國中部的路德教派信仰到後來改宗藏傳佛教, 成為藏傳佛教上師。她改宗的故事和經驗, 其實離不開神學、女性主義和覺醒的熱情。

## 一、成長經歷

一九四三年, 葛若思出生於威斯康辛州一個牧場, 有著猶太血統的父親是路德教派的信徒。葛若思在《自傳到對話》(Autobiographical Routes to Dialogue) 自述, 在高中以前她受到嚴厲母親的管教, 覺得這是自己之後缺乏社會化和害羞的原因。「在學校同學因為要借筆記本而和我接觸, 但我母親卻非常不重視我的課業表現; 她對我的唯一期待就是嫁給農夫、住在娘家附近一輩子、掌控我生命中的大小事」。<sup>3</sup> 一九六五年, 母親過世。二十二歲喪母的經驗, 卻因為一位不諳人情事故的牧師讓葛若思憤怒萬分。

早在一九六五年, 我媽過世兩個月後, 某天路德教會的牧師來探望我父親。在我媽的喪禮上, 他就虎視眈眈地看我、看我信天主教的姪女、看我那私生活複雜的舅舅, 整個儀

式相當不舒服、相當有攻擊性。追思的禱文充滿仇視猶太人的文字，最後只記得心裡想，如果這不是母親的喪禮，我起身就走！會後，他追問我還記得曾經發過要遵守路德教義的內容嗎？我不想理他，他很生氣摔門而走。幾天後，我收到一封「不道歉就逐出教會」，「不道歉就不赦免不敬之罪」的信，「妳的靈魂被學術的鬼東西給出賣了」！我還真是惡貫滿盈？<sup>4</sup>

這位惹惱葛若思的牧師，被刻意書寫在她九歲時（一九五二），閱讀一本介紹西藏兒童讀物的記憶，「記得書中的西藏人髒兮兮的，不洗澡，因天氣太乾冷。我當時心裡說：才不是這樣咧！這就是路德教派所辦的小學和給我們看的書」。<sup>5</sup>「教會告訴我，基督是男的，上帝也是男的。基督徒的女性就是要結婚，盡可能要生育，而教我這些古訓的牧師，就是後來要驅逐我的那位」。<sup>6</sup>這些不愉快的經驗，對後來以女性主義者自居的葛若思，無疑有深刻反父權（anti-patriarchy）的影響。

數年後，葛若思進入芝加哥大學宗教史研究所，向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一九〇七—一九八六）提出要以澳洲原住民信仰的女性為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

<sup>7</sup> 在一九七五畢業的她，隨後發表〈猶太語境中的女性神語言〉（Female God Language in a Jewish Context，一九七六）；這是一篇被評論為「史上第一篇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猶太信仰脈絡的文章」。<sup>8</sup>這一年葛若思也加入在麥迪遜（Madison）的禪學會，開始編輯《無言詮世界》（Unspoken Worlds）一書。在一九七七年，三十四歲的葛若思離開美國，皈依丘揚創巴仁波切（Chögyam Trungpa Rinpoche，一九三九—一九八七），開始探究美國社會「陰陽失衡的問題」。<sup>9</sup>七年後，葛在「佛學與基督教神學的相遇——科布與阿部」（Cobb-Abe International Buddhist-Christian Theological Encounter）研討會上，遇到當時足以代表基督對話的兩位重要人物：科布（John Cobb）和阿部正雄（Masao Abe）。

葛若思在一九七七改宗丘揚創巴，於二〇〇五年獲得資深傳道上師（löpen, senior teacher）的資格，在丘揚創巴之子薩姜米龐仁波切（Sakyong Mipham Rinpoche）所領導的香巴拉中心（Shambhala Center）講道。葛若思提到，「我以近出櫃（coming out）的方式接觸佛教」，「我的佛教研究總是聚焦在女性主義，非基督教信仰、跨宗教交流，甚至是宗教神學（theology of religions）」，但我卻「總是被當作佛教女性主義神學

家 (Buddhist feminist theologian)」。葛也提到亞洲的佛教徒，特別是男性亞洲佛教徒，看她的眼神似乎總說著「女基督徒的她們，需要女性主義，但我們佛教早已解決所有（性別）問題了；就佛教而言，善女人會投胎成男性！」<sup>10</sup> 這事發生在一九八〇年。

在一九八四年，葛若思參加「佛學與基督教神學的相遇——科布與阿部」研討會，她自敘「本人葛若思的名字出現在講者之列！竟然與世界級的、了不起的、男的神學家，同肩並坐」；「席間我問科布，大會可以邀請至少兩位女性佛教徒和兩位女性基督徒嗎？他答應了」。在一九八七年，葛若思繼科布之後，當選為美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研究社」(Society of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的副主席和主席，但當時的葛若思就發現，

我深深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者要走出自己的世界，而我對女性主義神學運動早已意興闌珊，因為她們的世界觀並沒有宗教多元 (religious diversity)，或基督教以外的信仰考量。僅是僵化 (stifling)。這段期間我持續參加科布-阿部 (Cobb-Abe) 的神學對話，也編輯此協會的期刊。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了解佛基的宗教對話？因為我受的訓練

是宗教史，而我也是個佛教徒。此外，對亞洲宗教傳統的學者而言，被叩上神學家的帽子是很危險的。還有，就是基督教勾起我心靈的創痛 (traumatic history)，而我長期在基督教中渴望的智慧和慈悲卻在佛、基的對話中找到了。<sup>11</sup>

在《一位女性主義者的省思花蔓》(A Garland of a Feminist Reflections)，葛若思還記錄另一次和康卓仁波切 (Jetsun Khandro Rinpoche, 一九六七-) 的會面。

這是第一次一位訓練嚴謹的仁波切把我的問題和困擾嚴肅地思索。……我們都是在男性主導的環境工作，難怪康卓懂我。多年之後，她還是不斷鼓勵我，繼續以佛教女性主義者的身分、不斷地提出建設性的想法。<sup>12</sup>

這次會面後，葛若思因為請益康卓仁波切關於唐卡 (thangka) 的修行問題，說出「我把唐卡看得比自己還更重要！」<sup>13</sup> 往後的三十年，她便在美國康卓仁波切的道場修行並成為藏傳佛教的資深法師 (Lopön)，也在美國蓮花園中心 (Lotus Garden Center) 講道十年，於二〇一五年往生。

這位出生在威斯康辛州牧場的女孩為什麼對基督宗

教，特別是該宗教的女性角色諸多不滿？她的改宗動機顯然是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在五十年代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一九〇八—一九八六) 的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論述出現後，到了七〇年代的學術界，已躋身當代文化研究的思潮；到了廿世紀末，父權霸權、女性自我、女性自傳書寫和女性主體意識等性別認同和性別平等所引發的議題儼然是學術研究上的顯學。如葛氏已表明，「我的佛教研究總是聚焦在女性主義」；其次，「我(也)是個佛教徒」；但更重要的是，「我從不認為對宗教有興趣的人不能以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信仰」。<sup>14</sup> (未完待續)

### 註釋：

1. <http://www.lionsroar.com/buddhist-teacher-and-feminist-rita-gross-suffers-life-altering-stroke/>.
2. Rita Gross'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A Feminist History,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m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5.
3.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38.
4. 同前引書，頁三十一。
5. 同前引書，頁三十四。
6. 同前引書，頁三十五。
7. Rita Gross' "Ex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Women in Aboriginal Australian Religion." Chicago: Chicago UP, 1975.
8. "Jewish Feminist Theology: A Survey, from theologies that address the male-ness of God to ones that address the femininity of males." <http://www.myjewishlearning.com/article/jewish-feminist-theology-a-survey/>. Retrieved 2016.04.21.
9.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200.
10. Rita Gross' "Autobiographical Routes to Dialogue," Religious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A Buddhist-Christian Conversation (edited by Rita Gross and Rosemary R. Rueth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25-47. 26.
11. "Autobiographical Routes to Dialogue" 28.
12. Rita Gross' A Garland of a Feminist Reflections: Forty Years of Religious Reflec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P, 2009) 209.
13. 同前引書。
14.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40.